

中华历代通俗演义

蔡东藩 著

民国演义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华历代通俗演义 · 蔡东藩 著

民国演义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中华历代通俗演义

民国演义

蔡东藩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625 印张 7 插页 68.7 万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140

ISBN 7-216-01941-5
I·185 定价:21.20 元

黎元洪

蔡元培

孙中山

宋教仁





徐东海

陆子欣

陈其美

郑汝成



张敬尧

陆征祥

陆荣廷

唐继尧



目 录

第 一 回	揭大纲全书开始	乘巨变故老重来	1
第 二 回	黎都督复函拒使	吴军统被刺夜元	5
第 三 回	奉密令冯国璋逞威	举总统孙中山就职	10
第 四 回	复民权南京开幕	抗和议北伐兴师	14
第 五 回	彭家珍狙击宗社党	段祺瑞倡率请愿团	19
第 六 回	许优待全院集议	允退位民国造成	23
第 七 回	请瓜代再开选举会	逐专使特辟正阳门	28
第 八 回	变生不测蔡使遭惊	喜如所期袁公就任	32
第 九 回	袁总统宣布约法	唐首辅组织阁员	37
第 十 回	践夙约一方解职	借外债四国违背	41
第 十 一 回	商垫款熊秉三受谤	拒副署唐少川失踪	45
第 十 二 回	组政党笔评新总理	贼军人胁迫众议员	50
第 十 三 回	统中华厘订法规	征西藏欣闻捷报	54
第 十 四 回	张振武赴京伏法	黎宋卿通电辨诬	59
第 十 五 回	孙黄并至协定政纲	陆赵递更又易总理	63
第 十 六 回	祝国庆全体联欢	窃帝号外蒙抗命	67
第 十 七 回	示协约惊走梁如浩	议外交忙煞陆子欣	72
第 十 八 回	忧中忧英使索复文	病上病清后归冥冥	76
第 十 九 回	竞选举党人滋闹	斥时政演说招尤	80
第 二 十 回	宋教仁中弹捐躯	应桂馨泄谋拘案	83
第 二 十 一 回	讯凶犯直言对簿	建律师辩论盈庭	90
第 二 十 二 回	案情毕现凡达千言	宿将暴亡义弱一个	95
第 二 十 三 回	开国会举行盛典	违约法擅签合同	99
第 二 十 四 回	争借款挑是翻非	请改制弄巧成拙	104

第二十五回	烟沉黑幕空具弹章	变起白狼构成巨祸……	108
第二十六回	暗杀党骈诛湖北	讨袁军竖帜江西……	112
第二十七回	战湖口李司令得胜	弃江宁程都督逃生……	117
第二十八回	劝退位孙袁交恶	告独立皖粤联鑣……	122
第二十九回	郑汝成力守制造局	陈其美战败春申江……	126
第三十回	占督署何海鸣弄兵	让炮台钮永建退走……	131
第三十一回	逐党人各省廓清	下围城三日大掠……	135
第三十二回	尹昌衡回定打箭炉	张镇芳怯走驻马店……	139
第三十三回	遭弹劾改任国务员	冒公民胁举大总统……	144
第三十四回	踵事增华正式受任	争权侵法越俎遣员……	148
第三十五回	拒委员触怒政府	借武力追索证书……	153
第三十六回	促就道副座入京	避要路兼餐辞职……	157
第三十七回	罢国会议员回籍	行婚礼上将续姻……	162
第三十八回	让主权孙部长签约	失盛誉熊内閣下台……	166
第三十九回	逞阴谋毒死赵智庵	改约法进相徐东海……	170
第四十回	返老巢白匪毙命	守中立青岛生风……	175
第四十一回	谋世袭内府藏名	恋私财外交启衅……	180
第四十二回	廿一款恃强索诺	十九省拒约联名……	184
第四十三回	榻前会议忍辱陈词	最后通牒恃威恫吓……	189
第四十四回	忍签约丧权辱国	倡改制立会筹安……	194
第四十五回	贺振雄首劾祸国贼	罗文干立辞检察厅……	199
第四十六回	情脉脉洪姨进甘言	语詹詹徐相陈苦口……	204
第四十七回	袁公子坚请故军统	梁财神发起请愿团……	208
第四十八回	义儿北上引倡呼朋	词客南来直声抗议……	212
第四十九回	竞女权喜赶热闹场	征民意咨行组织法……	217
第五十回	逼故官劝除帝号	传密电强胁輿情……	222
第五十一回	遇刺客险遭毒手	访名姝相见倾心……	226
第五十二回	伪交欢挟妓侑宴	假反目遣眷还乡……	231
第五十三回	五公使警告外交部	两刺客击毙镇守官……	237
第五十四回	京邸被搜宵来虎吏	津门饯别夜赠骊歌……	243
第五十五回	胁迫袁逃上推戴书	颁申令接收皇帝位……	248

第五十六回	贿内廷承办大典	结官眷人长女官	254
第五十七回	云南省宣告独立	丰泽园筹议军情	258
第五十八回	庆纪元于夫人闹宴	仍正朔唐都督誓师	263
第五十九回	声罪致讨檄告中原	构怨兴兵祸延邻省	267
第六十回	泄秘谋拒绝卖国使	得密书发生炸弹案	272
第六十一回	争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义旅公推刘显世	276
第六十二回	侍宴乞封两姨争宠	轻装观剧万目评花	281
第六十三回	洪宠妃卖情庇女党	陆将军托病见亲翁	286
第六十四回	暗刺明讥冯张解体	邀功争宠川蜀戍兵	290
第六十五回	龙觀光孤营受困	陆荣廷正式兴师	294
第六十六回	埋伏计连败北军	警告书促开大会	299
第六十七回	撤除帝制洪宪消沉	怅断皇恩群姬环泣	304
第六十八回	迫退位袁项城丧胆	闹会场颜启汉行凶	309
第六十九回	伪独立屈映光弄巧	卖旧友蔡乃煌受刑	314
第七十回	段合肥重组内阁	冯河间会议南京	318
第七十一回	陈其美中计被刺	陆建章缴械逃生	323
第七十二回	好迂怒陈妻受谴	硬索款周妈生嘆	327
第七十三回	论父病互斗新华宫	托家事做完皇帝梦	333
第七十四回	殉故主留遗绝命书	结同盟抵制新政府	338
第七十五回	震公子扶柩归故里	李司令集舰抗中央	342
第七十六回	段芝泉重组阁员	龙济光久延战祸	347
第七十七回	撤军院复归统一	开国会再造共和	352
第七十八回	举副座冯华甫当选	返上海黄克强病终	356
第七十九回	目断乡关伟人又歿	衅开府院政客交争	360
第八十回	议宪法致生内讧	办外交惹起暗潮	365
第八十一回	绝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闹蜀城	370
第八十二回	托公民捣乱众议院	请改制哗聚督军团	374
第八十三回	应电召辩帅作调人	撤国会军官甘副署	379
第八十四回	偕老友带兵入京	叩故宫晝夜复辟	383
第八十五回	梁鼎芬造府为说客	黎元洪假馆作寓公	388
第八十六回	替马厂受推总司令	战廊坊击退辫子军	393

第八十七回	张大帅狂奔外使馆	段总理重组国务员	397
第八十八回	代总统启节入都	投照会决谋宣战	402
第八十九回	筹军饷借资东国	遣师旅出击南湘	407
第九十回	傅良佐弃城避敌	段祺瑞卸职出都	411
第九十一回	会津门哗传主战声	阻蚌埠折回总统驾	415
第九十二回	遣军队冯河间宣战	劫兵械徐树铮逞谋	420
第九十三回	下岳州前军克敌	复长沙迭次奏功	424
第九十四回	为虎作伥再借外债	困龙失势自乞内援	429
第九十五回	闹俄乱筹备国防	集日员会商军约	433
第九十六回	任大使专工取媚	订合同屡次贷金	437
第九十七回	逞辣手擅毙陆建章	颁电文隐斥段祺瑞	442
第九十八回	举总统徐东海当选	申别言冯河间下台	446
第九十九回	应首选发表宣言书	借外债劝告军政府	451
第一百回	呼奥援南北谋统一	庆战胜中外并膺欢	456
第一百一回	集灵囿再开会议	上海滩悉毁存烟	460
第一百二回	赞和局李督军致疾	示战电唐代表生瞋	464
第一百三回	集巴黎欣逢盛会	争胶澳抵抗强权	469
第一百四回	两代表沪谈续议	众学生都下争哗	474
第一百五回	遭旁殿章宗祥受伤	逾后垣曹汝霖奔命	479
第一百六回	春申江激动诸团体	日本国殴辱留学生	483
第一百七回	停会议拒绝苛条	徇外情颁行禁令	489
第一百八回	迫公愤沪商全罢市	留总统国会却咨文	494
第一百九回	乘俄乱徐树铮筹边	拒德约陆征祥通电	499
第一百十回	罢参战改设机关	撤自治收回藩属	504
第一百十一回	易总理徐靳合谋	宴代表李王异议	508
第一百十二回	领事官袒凶调舰队	特别区归附进呈文	513
第一百十三回	对日使迭开交涉	为鲁案公议复书	517
第一百十四回	挑滇蚌南方分裂	得俄牒北府生疑	522
第一百十五回	张敬尧弃城褫职	吴佩孚临席撻词	527
第一百十六回	罢小徐直皖开战蚌	顾大局江浙庆和平	531
第一百十七回	吴司令计败段芝贵	王督军诱执吴光新	536

第一百十八回	闹京畿两路丧师	投使馆九人避祸	540
第一百十九回	日公使保留众罪犯	靳总理会叙两亲翁	545
第一百二十回	废旧约收回俄租界	拚余生惊逝李督军	550
民国演义自序			556

第一回 揭大纲全书开始 乘巨变故老重来

鄂军起义，各省响应，号召无数兵民，造成一个中华民国。

什么叫作民国呢？民国二字，与帝国二字相对待。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主政，所有神州大陆，但教属诸一皇以下，简直与自己的家私一般，好一代两代承袭下去。自从夏禹以降，传到明清，中间虽几经革命，几经易姓，究不脱一个皇帝范围。小子生长清朝，犹记得十年以前，无论中外，统称我国为大清帝国。到了革命以后，变更国体，于是将帝字废去，换了一个民字。帝字是一人的尊号，民字是百姓的统称。一人当国，人莫敢违，如或贤明公允，所行敕令，都惬人心。那时国泰民安，自然至治。怎奈创业的皇帝，或有几个贤明，几个公允，传到子子孙孙，多半昏愤糊涂，暴虐百姓。百姓受苦不堪，遂铤而走险，相聚为乱，所以历代相传，总有兴亡。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从古无不灭的帝家。近百年来，中外人士，究心政治，统说皇帝制度实是不良，欲要一劳永逸，除非推翻帝制，改为民主不可。依理而论，原说得不错。皇帝专制，流弊甚多。若改为民主，虽未尝无总统，无政府，但总统由民选出，政府由民组成，当然不把那些昏愤糊涂的人物公举出来。况且民选的总统，民组的政府，统归人民监督；一国中的立法权，又属诸人民。总统与政府只有一部分的行政权，不能违法自行，倘或违法，便是叛民，民得弹劾质问，并可将他撵去。这种新制度，即叫作民主国体，又叫作共和国体，真所谓大道为公，最好没有的了。原是无上的政策，可惜是纸上空谈，不见实行。

小子每忆起辛亥年间，一声霹雳发响武昌，全国人士奔走呼应，仿佛是痴狂的样儿。此时小子正寓居沪上，日夕与社会相接，无论绅界学界，商界工界，没有一个不喜形于色。听得民军大胜，人人拍手，个个腾欢，偶然民军小挫，便都疾首蹙额，无限忧愁。因此绅界筹饷，学界募捐，商界工界，情愿歇去本业，投身军伍，誓志灭清。甚至娇娇滴滴的女佳人，也居然想做花木兰、梁红玉，组织甚么练习团、竞进社、后援会、北伐队，口口女同胞，声声女英雄，闹得昏愤糊涂。还有一班超等名伶、时髦歌妓，统乘此大出风头，借着色艺，赚资助饷，看他宣言书，听他演说，似乎这爱国心，已达沸点。若从此坚持到底，不但衰微的满清容易扫荡，就是东西两洋的强国，也要惊心动魄，让我一筹呢。中国人热度只有五分钟，外人怕或什么，况当时募捐助饷的人物，或且藉名中饱，看似可嘉，实是可恨。老天总算做人美，偏早生了一个

孙中山，又生了一个黎黄陂，并且生了一个袁项城，趁这清祚将绝的时候，要他三人出来作主，干了一番掀天动地的事业，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脑儿夺还，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脑儿扫清。我国四万万同胞，总道是民国肇兴，震铄今古。从此，光天化日，函夏无生，大家好安享太平了。当时我也有此妄想。

谁知民国元年，你也集会，我也结社，各自命为政党，分门别户，互相诋排，已把共和二字，撇在脑后。当时小子还原谅一层，以为破坏容易，建设较难，各人有各人的意见，表面上或是分党，实际上总是为公。倘大众竞争，辩出了一种妥当的政策，实心做去，岂非是愈竞愈进么？故让一步。无如聚讼晓晓，总归是没有辩清，议院中的议员，徒学了刘西骂人的手段，今日吵，明日闹，把笔墨砚瓦做了兵械，此抛彼掷，飞来飞去，简直似孩儿打架，并不是政客议事，中外报纸，传为笑谈。那足智多能的袁项城，看议会这般胡闹，料他是没有学识，没有能耐，索性我行我政，管什么代议不代议，约法不约法。党争越闹得厉害，项城越笑他庸呆，后来竟仗着兵力，逐去议员，取消国会。东南民党，与他反对，稍稍下手，已被他四面困住，无可动弹，只好抱头鼠窜，不顾而逃。袁项城志满心骄，遂以为人莫余毒，竟欲将辛苦经营的中华民国，据为袁氏一人的私产。可笑那热中人士，接踵到来，不是劝进，就是称臣，向时倡言共和，至此反盛称帝制。不如是，安得封侯拜爵？斗大的洪宪年号，抬出朝堂。似乎中华民国，又变作袁氏帝国。偏偏人心未死，西南作怪，酝酿久之，犬江南北，统飘扬这五色旗，要与袁氏对仗。甚至袁氏左右，无不反戈，新华宫里，单剩了几个娇妾，几个爱子，算是奉迎袁皇帝。看官！你想这袁皇帝尚能成事么？皇帝做不成，总统都没人承认，把袁氏气得两眼翻白，一命呜呼。祸由自取。

副总统黎黄陂，援法继任，仍然依着共和政体，敷衍度日。黄陂本是个才不胜德的人物，仁柔有余，英武不足。那班开国元勋，及各省丘八老爷，又不服他命令，闹出了一场复辟的事情。冷灰里爆出热栗子，不消数日，又被段合肥兴兵讨，将共和两字，掩住了复辟两字。宣统帝仍然逊位，黎黄陂也情愿辞职，冯河间由南而北，代任总统，段居首揆。西南各督军，又与段交恶；双方决裂，段主战，冯主和，府院又激成意气。弄到和不得和，战无可战，徒落得三湘七泽，做了南北战争的磨中心，忽而归北，忽而归南，扰扰年余，冯、段同时下野。徐氏继起，因资望素崇，特地当选任为总统。他是个文士出身，不比那袁、黎、冯三家，或出将，或据军閥。虽然在前清时代，也曾做过东三省制军，复入任内阁协理，很是有点阅历，有些胆识；究竟他惯用毛锥，没有什么长枪大戟，又没有什虎爪狼牙，只把那老成历练四字，取了总统的印信，论起势力，且不及段合肥、冯河间。河间病歿，北洋派的武夫系，自然推合肥为领袖。看似未握重权，他的一举一动，实有足踏神京、手掌中取的气焰。隆隆者灭，炎炎者绝，既武何来肃此言？麾下一班党羽，组成一部安福系，横行北方。偌大一个徐总统，哪里敌得过段党。段党要甚么，徐总统只好依他甚么；勉勉强强的过了年余，南北的恶感，始终未除。谈和两代表，在沪上驻足一两年，并没

有一条议就。但听得北方武夫系，及辽东胡帅，又联结八省同盟，与安福系反对起来，京畿又做了战场。安福部失败，倒脸下台；南方也党派纷争，什么滇系，什么桂系，什么粤系，口舌不足，继以武力。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咳！好好一座中国江山，被这班强有力的大人先生，闹到四分五裂，不可究诘，共和在哪里？民主在哪里？转令无知无识的百姓，反说是前清制度，没有这般瞎闹，暗地里怨悔得很。小子虽未敢作这般想，但自民国纪元到了今日，模模糊糊的将及十年，这十年内，苍狗白云，几已演出许多怪状，自愧没有生花笔、架莲舌，写述历年状况，唤醒世人痴梦。篝灯夜坐，愁极无聊，眼睁睁的瞧着砚池，尚积有几许剩墨；砚池旁的秃笔，也跃跃欲动，令小子手中生痒，不知不觉的检出残纸，取了笔，蘸了墨，淋淋漓漓，潦潦草草的写了若干言，方才倦卧。明早夜间，又因余怀未尽，续写下去，一夕复一夕，一纸复一纸，居然积少成多，把一肚皮的陈油败酱，尽行发出。哈哈！这也是穷措大的牢骚，书呆子的枝柄，看官不要先笑，且看小子笔下的调言！这二千余言，已把民国十年的大纲，笼罩无遗，真是一段好楔子。

话说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北省会的武昌城，所有军士，竟揭竿起事，倡言革命。清总督瑞澂，及第八镇统制张彪，都行了三十六着的上着，溜了出去，逃脱性命。从革命开始，是直溯本源。革命军公推统领，清出一位黎协统来做了都督。黎协统名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县人，曾任二十一混成协统领。既受任为革命军都督，免不得抵拒清廷，张起独立旗，打起自由鼓，堂堂正正，与清对垒。第一次出兵，便把汉阳占住，武汉联络，遂移檄各省，提出“民主”两字，大声呼号。清廷的王公官吏，吓得魂飞天外，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督率陆军两镇，自京出发；一面命海军部加派兵轮，飭海军提督萨镇冰，督赴战地，并令水师提督程允和，带领长江水师，即日赴援。不到三五日，又起用故官保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统归该督节制，就如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亦得由袁世凯会同调遣。看官！你想袁官保世凯，是清朝摄政王载沣的对头，宣统嗣位，载沣摄政，别事都未曾办理，先把那慈禧太后宠任的袁官保黜逐回籍，虽乃兄光绪帝，一生世不能出头，多半为老袁所害。此时大权在手，应该为乃兄雪恨，事俱详见《清文演义》。本书为《清文演义》之续，故不加详述，只含混说过。但也未免急躁一点。袁官保的性情，和魏武帝差不多，宁肯自己认错闭门思过？只因载沣得势，巨卵不能敌石，没奈何退居项城，托词养病，日与娇妻美妾，诗酒调情，钓游乐性，大有理乱不知、黜陟不闻的情状。若非革命军起，倒也优游卒岁，不敢播恶。及武昌起义，又能够用这位老先生，这叫做退即坠渊，进即加膝，无论如何长厚，也未免愤愤不平，何况这机变绝伦的袁世凯呢？单就袁世凯提论。因此书章法，要请此公作主，所以特别评叙。且荫昌是陆军大臣，既已派他督师，不应就三日内，复起用这位袁官保来与荫昌争权，眼见得清廷无人，命令颠倒，不待各省响应，已可知清祚不腊了。这数语是言清廷必亡，袁项城只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耳。清廷起用袁公的诏旨，传到项城，袁公果不

奉诏，覆称足疾未愈，不能督师。载沣却也没法，只促荫昌南下，规复武汉。荫昌到了信阳州，竟自驻扎，但饬统带马继增等进至汉口。黎都督也发兵抵御，双方逼紧，你枪我弹，对轰了好几次，互有击伤。萨军门带着海军，鸣炮助威，民军驻上山，亦开炮还击。萨舰从下击上，非常困难，民军从上击下，却很容易。突然间一声炮响，烟迷汉水，把萨氏所领的江元轮船，打成了好几个窟窿；各舰队相率惊骇，纷纷逃散，江元舰也狼狈遁去，北军顿时失助，被民军掩击一阵。杀得七零八落，慌忙逃还。两下里胜负已分，民军声威大震。黄州府、沔阳州、宜阳府等处，乘机响应，遍竖白旗。到了八月三十日，湖南也独立了，清巡抚余诚格遁去。九月三日，陕西又独立了，清巡抚钱能训自刎不死，由民军送他出境。越五日，山西又独立了，清巡抚陆钟琦，阖家殉难。嗣是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贵州独立、民军万岁、民国万岁的声音，到处传响，警报飞达清廷，与雪片相似，可怜这位摄政王载沣，急得没法，只哭得似泪人儿一般。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本是要请老袁出山，至此越加决意，同在摄政王载沣前，力保老袁。乃再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的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统归节制。又命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也归袁世凯节制调遣。老袁接着诏命，仍电复：“足疾难痊，兼且咳嗽，请别简贤能，当此重任”等语。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那时清廷上下，越加惶急，亟由老庆同徐世昌，写了诚诚恳恳的专函，命专员阮忠枢，赍至信阳，交与荫昌，令他亲至袁第，当面敦促。荫昌自然照办，即日驰往项城，与老袁晤谈，缴出京信，由老袁展阅。老袁瞧毕，微微一笑道：“急时抱佛脚，恐也来不及了。”荫昌又提出公谊私情，劝勉一番，于是老袁才慨然应允，指日起程。荫昌欣然告别，返到信阳州，即电达清廷。略曰：“袁世凯已允督师，乱不足平，惟京师兵备空虚，自愿回京调度，藉备非常”等语。清廷即日颁旨，令俟袁世凯至军，即回京供职。这道命令下来，荫昌快活非常，乐得卸去重担，观望数日，便好脱罪。偏是前敌的清军，闻袁公已经奉命亲来督师，没有一个不踊跃起来，大家磨拳擦掌道：“袁官保来了，我辈须先战一场，占些威风，休使袁公笑骂呢。”先声夺人。

原来光绪季年，袁世凯曾任直隶总督，练兵六镇，布满京畿，如段祺瑞、冯国璋等，统是袁公麾下的将弁，蒙蔽知遇，感切肌肤，将弁如此，兵士可知。后来冯、段之推举袁氏即寓于此。冯、段两人当下商议，决定冯为前茅，段为后劲，与民军决一胜负。冯国璋即率第一军南下，横厉无前，突入汉口，民军连忙拦截，彼此接仗，各拚个你死我活，两不相下。嗣经萨镇冰复率兵舰，驶近战线，架起巨炮，迭击民军，民军伤亡无数，不得已倒退下来。冯军遂乘胜追杀，得步进步，直入汉口华界，大肆焚掠，好几十里的市场，都变成瓦砾灰尘。这时候的冯军，非常高兴，抢的抢，掳的掳，见有姿色的妇女，便搂抱而去，任情淫乐。客归于主，冯河间不得辞过。正在横行无忌，忽接到袁钦差的军令，禁止他非法胡行，冯军方才收队，静待袁公到来。不到一日，袁钦差的行牌已到，当由冯国璋带着军队，奔到车站恭迎。不一时，专车已

到，放汽停轮，国璋抢先趋谒。但见翎顶辉煌的袁大臣，刚立起身来准备下车，翎顶辉煌四字，寓有微意。见了国璋，笑容可掬。国璋行过军礼，即引他步下车台。两旁军队，已排列得非常整肃，统用军礼表敬。袁钦差徐步出站，即有绿呢大轿备着，俟他坐入，由军士簇拥而去。小子有诗咏袁钦差道：

革命南来抵汉津，丰姿犹是宰官身。
试看翎顶遵清制，国外争称袁大臣。

欲知袁钦差入营后事，且看下回说明。

前半回为全书楔子，已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满腹牢骚，都从笔底写出，令人开卷一读，无限歎歎。入后叙述细事，便请出袁项城来作为主脑。盖创始革命者为孙、黎，而助成革命者为袁项城，项城之与民国，实具有绝大关系；自民国纪元，以迄五年，无不在袁项城一人作用，即无非袁项城一人历史，故著书人于革命情事，已详见《清史演义》者，多半从略，独于袁氏不肯放过。无袁氏，则民国或未必成立，无袁氏，则民国成立后，或不致扰攘至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吾当以此言转赠袁公。书中述及袁氏，称号不一，若抑若扬，若嘲若讽，盖已情见乎词，非杂出不伦，茫无定据也。

第二回 黎都督复函拒使 吴军统被刺役元

却说袁钦差世凯，既到汉口，当然有行轅设着，暂可安驻。人行轅后，不暇休息，即命冯国璋引导，周视各营，偶见受伤兵士，统用好语抚慰，兵士感激得很，甚至泣下。及袁钦差返寓行轅，各国驻汉领事，陆续拜会，谈及汉口焚掠情形，语多讥刺。袁钦差点首会意，待送客出营，便召国璋入轅，与他密语道：“此次武汉举事，并不是寻常土匪，又不是什么造反，我闻他军律严明，名目正大，端的是不可小觑。眼光颇大。前日荫大臣受命南下，路过彰德，曾到我家探问，我已料此番风潮，愈闹愈大，不出一月，即当影响全国，所以与荫谈及，临敌须要仔细，千万勿可浪战。今果不出所料，那省独立，这省也独立，警报到耳，已有数起。似你带兵到此，夺还汉口，想必杀掠过甚，以致各国领事，也有不平的议论，可见今日行军，是要格外谨慎哩。”国璋闻言，不由的脸色一红，半晌才答道：“革命风潮，闹得甚紧，汉口的百姓，也欢迎革命，不服我军，若非大加惩戒，显见我军没用，恐越发闹得高兴了。”袁钦差拈须